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六十八至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舉人臣曹勲祖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六十八

明 曹學佺 撰

方物記第十

服用

歐陽公至喜亭記蜀絲泉織文之富衣被天下褰宇記  
益州貢柘蚕絲雲仙雜記杜甫寓蜀每蠶熟即與兒躬  
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

庾肩吾使蜀武陵王蕭紀遺以白綺綾瀕行謝啓畧云  
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  
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返燕路有  
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今保寧出綾亦以白色為佳寰  
宇記遂州樗蒲綾梓州水波綾嘉州烏頭綾閬州重蓮  
綾綿州小綾皆舊貢也

唐史明皇幸蜀至扶風軍士各懷去就而出醜言會益  
州貢春彩十萬匹悉命置於庭召諸將諭勞之曰會有



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圖去就寰宇記益州舊貢春羅  
即春綵也宋史仁宗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為印朱所漬者  
數重按今綾羅不入貢織染局中貢夏絹用直指使者  
印識

齊東野語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  
紗也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濺輕容是矣能改金湯  
錄綿州巴西縣紗子一疋重二兩婦人製夏服甚輕妙  
八子之一也白居易集元九以綠絲布白輕容見寄製

成衣服以詩報之云綠絲文布素輕裾珍重京華手自  
封貧友遠勞君寄附病妻親為我裁縫袴花白似秋雲  
薄衫色喜於春草濃欲著却休知不稱折腰無復舊形  
容時白在潯陽以成都為南京也微之通州報詩云湓  
城萬里隔巴庸紵薄綈輕共一封腰帶定知今瘦小衣  
衫難作遠裁縫惟愁書到炎涼變忽見詩來意緒濃春  
草綠茸雲色白想君騎馬好儀容

張君房麗晴集灼灼者錦城官中妓御史裴質與之善

及裴召還灼灼每遣人以紅軟綃聚紅淚為寄

揚雄荅劉歆書雄常齋油素三尺問天下上計孝廉異  
語歸以鉛槧次之於槧

晉陽秋曰桓溫入蜀有善星者來謁夜談國祚修短不  
悅明日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星詣習鑿齒曰賜絹令  
僕自絞矣習曰君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  
君錢供資糧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詣溫溫嘆曰君三  
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賁絹啓曰蒙賁絹二十匹清河之  
珍邱園慙其束帛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絹下官謬眷  
扁舟暫瞻遠旆而天人渥盼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汭  
洄之阻遂使鶴霧宵凝輕絺立變鴈風轉急治服成溫  
有謝筆端無辭陳報

段氏遊蜀記云果閬二州絹長五十尺重一斤其色目  
鮮白寰宇記鶯溪絹出梓州玄武縣鶯溪杜詩為愛鶯  
溪白繭光者也東坡謝魯巽州寄清絲詩鶯溪清絲清

如水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  
升嗟我雖為老侍從骨寒只愛布與繒牀頭錦衾未還  
客坐覺芒刺在背膺豈如髯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  
增醉中倒著紫綺裘下有半臂出縹綾封題不敢妄裁  
翦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  
興白鬚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瞪但放奇紋出領  
袖吾髯雖老無人憎

薛濤詩夾纈籠裙繡地衣東坡詩醉面何因散纈文按

說文纈結也繫彩繒為文也又薛洪度海棠溪詩云春  
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總帶花人世不思靈卉異競  
將紅纈染輕紗舊染工有夾纈擅纈蜀纈漿水纈三套  
纈綠絲斑纈諸名問之機坊不知也出丹鉛錄

段氏遊蜀記云左綿緋紅三川所尚此郡有水所染緋  
紅濯後益鮮高似孫緯略云少卿章咭常官於蜀持吳  
羅朔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梅潤吳朔之  
帛色皆渝變惟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乃知蜀之蓄蚕與

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煨之故宜色然世之重  
川紅多以染之良蓋不知由蚕所致也又云放翁常問  
余比在成都時見綵帛鋪榜曰翠色真紅殊不曉所  
謂紅而曰翠何也余曰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粲纓徽流  
芳班婕妤自悼賦曰紛翠粲兮紉素聲東坡牡丹詩一  
朵妖紅翠欲流皆有是稱放翁擊節大喜老學菴筆記  
云予一日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  
紅紫鋪問諸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詩

一朵鮮紅翠欲流  
蓋用鄉語

黃山谷勸石洞道真師染袈裟頌丈夫出家當披壞色  
衣蜀僧袈裟多似苾芻尼輕羅縐縠染成春柳絲  
撩蜂引蝶唯欠遠山眉

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蜀布問之得自身毒國在大  
夏東南數千里鹽鐵論曰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  
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  
亦民間之所為耳



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禪言布也揚雄蜀都賦曰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成衽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筒中黃潤一端數金常璩志蜀郡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羌筒盛之者矣

寰宇記漢州有彌牟布彌牟地名有交梭布即雙紉布也益綿漢三州有高杼布果劔卬有絲布漢州有紵布紵猶絲也涪閬壁有連頭布獠布也竹布出黔州斑布出昌瀘及榮筒布出昌靜或云即撞布

華陽國志曰益州有梧桐木其華采如絲人績以為布  
名曰華布按廣志曰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織緝  
以為布蜀都賦註種花柔毳可紡為布巴蜀異物志永  
寧夷人織桐花為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汙始下  
機必以覆亡人而後服賣又云寧州獠人能織闌干細  
布即紵布也其紋若綾錦然

紀勝云長寧軍消井夷人蠻布織梅聖俞春雪詩唐子  
西贈瀘倅云寄語江陽夷貉道安排春織待新篇

周書記火浣之布浣必投於火云布則火色垢則布色  
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丹鉛錄火浣布出蜀建昌其  
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

巴蜀異物志曰冒絮者頭上巾也冒音陌

益部耆舊傳曰何汶字景由為謁者忽持赤幘同僚恠  
問之曰日當食至晡日果食按漢故事修省則執事者  
皆赤幘云

三國志諸葛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笄之

冠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幘音憤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

隋書竇軌遺朱桃椎以鹿憤委之地不服鹿憤隱士巾也文彥博咏華陽巾詩華陽山相遺巾法蜀國烏紗學製成公厭貂裘今已久定知野服稱高情註云俗亦謂隱士巾

蜀都賦鈇擗兼呈註擗音規裂帛為衣曰擗

帝王世紀云禹治水畢西戎渠搜國獻其珍裘

東觀漢記馬援入蜀公孫述令戴交讓冠與俱入宗廟  
立舊交之位更為製都布單衣

白傳寄生衣與元微之因題封上云淺色縠紗輕似霧  
紡花紗袴薄如雲莫嫌輕薄但知著猶恐通州熱殺君  
又謝楊東川寄衣服詩年年衰老交遊少處處蕭條書  
信稀唯有巢兄不相忘春茶未斷寄秋衣

范祖禹曰司馬溫公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  
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

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之衾首

寰宇記漢州遂州出苓根鞞鞋唐書朱桃椎絕人逃世每作草屨置路隅過者見之皆曰此朱山人屨也置錢米於故處乃取屨去

敘州出竹麻屨以慈竹絲為之竹當秋笋高數丈尾甚柔即釣絲竹也歷冬及春始葉葉左右並列如鳥翎狀初歲極嫩土人破為篋裂以成麻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不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  
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得之賤物也又荅先主惠鉤  
書曰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鉤尤妙前後  
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遺也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  
祝曰鳩來為我禍飛上承塵為我福來入我懷已飛入  
懷探之失鳩所在而得一金帶鉤是後子孫過盛有為  
必偶貲財萬倍蜀客行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

鉤以與蜀客張遂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齋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闕西稱張氏傳鉤云

華陽國志涪陵出大龜其緣可作乂世號靈乂按說文曰釵從金乂聲本只作乂後人加金也雲仙雜記寶厯中酉陽人見釣魚師得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魏略云先主性好眊適有饋之牛尾者因手結之諸葛



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眊而已備乃投眊曰以  
忘憂耳按韻寶眊音珥織羽為衣也諸葛亮與吳主書  
云所送白眊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葛公荅李恢曰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毼毼一以達  
心也聲類云織毛為席曰毼毼華陽國志汶山郡本蜀  
北部冉駹都尉北接蘭桐九種之戎有旄毼斑罽青頗  
毼毼之屬周涪陵地圖記云銅柱灘東有錦繡洲以此  
洲人能織錦罽也

蜀志簡雍性簡傲跌宕見客自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  
榻頂枕卧語無所為屈齊諧記武岡有幕官因鑿渠得  
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  
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  
為恠而碎之見其中設有機局以應夜氣乃諸葛武侯  
雞鳴枕也

李膺益州記卽都陷河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  
堅貞光黑如漆好事人以為枕相贈

諸葛亮教曰計一歲運用蓬旅簾千萬具寰宇記云渝  
瀘漢遂合皆出簾子以桃竹為之柳宗元詩桃笙葵扇  
安可常言以桃竹為笙也方言簾宋魏間謂之笙王鑒  
竹簾賦已箱列於椒臺楚簾陳於玉房即是物矣華陽  
國志江州縣北陂池出蒲蒨蘭席段氏遊蜀記云渝中  
花竹簾為時所重忠州墊江縣以蘇薰為席絲為經其  
色深碧寰宇記劔州舊貢蘇薰席圖經所謂蘇家三稜  
草席也

能改三龍安縣出香子八子之一也宋時縣屬綿州是  
今之安縣游宦紀聞蜀人切榘梲去頂剡中心納沉檀  
并麝少許仍覆其頂線縛蒸爛取出候冷研如泥入腦  
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山谷黔中與  
人東頃承惠香極清淡可喜每與範道人同之耳比來  
絕無香材時時焚降真甲煎淺俗零霍虛躁非主人深  
靜不能調制此物耳聞元叔苦瘡瘍遂平復否焚香尙  
不見寄如梵王所獻天女惟我能受可以與我志云黔

江武隆彭水俱出土降真

華陽國志江州縣清水穴已人以此水為粉則膏輝鮮  
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墮林粉也方輿勝覽  
成都都江水在府西四里一名粉水以水作粉鮮潔於  
他處今渝人至自成都必買省粉相遺墮林之物了不復傳

裴啓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  
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各  
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今成都出羽扇

攢雜鳥毛為之蓋其遺制也

聞見錄云僧楚安蜀人畫山水於扇上安姑蘇臺或滕王閣千山萬水盡在目前

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飲其露及花落則烟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余戲作小賦書其上賦曰桐始華兮綠江曙榮鮮葩兮泣朝露樹曄曄兮霞舒鳥爛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猗

當暮春兮發英蕤豈鵲鷦之珍族又棲託乎瓊枝彼零  
露兮甘且白涵曉月兮洒鮮澤豈青鳥之靈濤常欲吮  
乎玉液有嘉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桐  
非人間之羽翮逮花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寂悵丹穴  
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爰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  
殫珠於芳蘂飄飄兮疑振羽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空  
皎潔兮如霰亦有美人增華點絢雀伺蟬而輕鷺女乘  
鸞而微盼未若繪斯禽於珍箋動涼風於羅薦非欲發

長袂之餘香掩清歌之孤轉庶玉女之提攜列崑墟之  
瑤宴乃為歌曰青春晚兮芳節闌敷紫華兮蔭碧湍美  
斯鳥兮類鴛鴦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  
於冰紈雖清秋而已至常愛玩而忘食按此即川扇之  
始也今川扇一種以青紙為地畫人物花鳥於上頗工  
緻但未必為桐花鳳耳

段氏遊蜀記云涪州出扇為時貴珍能改惡漫錄魏城  
以一繭造一扇謂之綿扇亦輕而可愛又云綿州八邑



各有出產謂之八子魏城縣扇子其一也

華陽國志云宜君山有麈尾特好入貢山在廣漢郫縣  
陳子昂麈尾賦曰天之浩浩兮物亦芸芸性命變化兮  
如絲之紛或以神好正直天蓋默默或以道惡強梁天  
亦茫茫此仙都之微獸固何負而離殃始居幽山之數  
食乎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己不營利以同方何忘情  
於委代而化境之不忘卒羅網以見逼受庖丁而罹傷  
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彫俎之羞廁君

金盤之寶承主人之嘉慶對象筵與寶瑟雖信美於茲  
辰詎同歡於疇昔

蜀本紀云武都山精化為女子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  
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築為塚以石鏡表其門杜甫詩  
云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攜近玉顏  
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史翺仁壽鏡賦序云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者言巴蜀之  
間有石鏡見于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僕深竒之


因而為賦曰主上恢大寶闡鴻休仁風揚而玄德布壽  
星暉而皇化流故得靈仙啓瑞石鏡涵秋無往不形鑒  
乃侔於止水有德而應道可喻於虛舟懿夫化自天鈞  
質非鎔造亭午光射靈朝曙早來洞穴之九仙對商山  
之四皓炳崑岫之龍燭倒風壇之竹掃光能照乘不遺  
罔象之珠跡在幽巖為啓崆峒之道動如秋水之澄皎  
如寒雪之凝駐清夜之圓月挂長河之片冰其形不由  
於拂拭其勢豈假於鈎繩君則無心惟德之斯感山非

自爾喜神之有憑左猿吟右虎嘯萬籟相聒羣容畢召  
雖復晉有金飾之美魏有銀華之妙何如庸魁而野鹿  
羞窺愛舞而山雞自照昔之寫形仁壽見瞻咸陽倚玳  
瑁而稱麗挂珊瑚而益光名傳歲月事著縑緗咸播美  
於前古孰歸功於我皇鏡為之鑒與明德之合符石類  
於金惟聖躬之初應可以示後世之千葉可以軌前王  
之萬乘記事之簡已先良史之書頌美之詞更動詩人  
之興法天法地之謂仁不騫不崩之謂壽惟仁也故能

昭泰惟壽也故能長久萬人咸識鄙石室之仙經六體  
自然輕漢園之卧柳我大君猶抑而不納謙而不有小  
人無益於補天庶斯文之不朽

張君房麗情集蜀王宗衍幸鳳州天雄軍節度王承休  
妻嚴氏有美色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曰煉形神冶  
營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敷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  
函綉悅俱涵影中

蜀檮杌王宗壽字永年建族子也於江原得古鐵鑑有

篆文十二試照之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試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何以知我宗壽以實對青衣曰吾失此百年矣知在公處故此盤桓公其還我宗壽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鑑長揖而去宗壽有辟穀吐納之術或謂得之青衣今摸其篆文云蓋龍宮寶藏神和子鑄永年萬歲十二字按神和子仙人屈突通也宋時遇張詠於京師及守成都見其像於天慶觀云

宋史乾德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志乾  
德四年召竇儀試詰之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  
上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

洪邁嘉州江中鏡記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以捕魚為業  
家於江上與妻子棹小舟往來數里間網罟所得僅足  
食他日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浸  
布網下取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瑯瑤  
琢刻固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寔豐不假經營而

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運鬼輸盈塞敗屋幾滿萬緡無所用之翻以多為患與妻謀曰我家從父祖以來漁釣為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寶鏡以來何啻千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必殛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懼此鏡不應久留不如獻諸義眉山白水禪寺永為佛供妻以為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為長老說因依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勦施而出鏡授之長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輒預檀越謹置諸三



寶前作禮而去王既下山長老密喚巧匠寫倣形模別  
鑄其一與真者無異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貨貨自是  
日削初無橫費若遭巨盜輦竊而去者又兩歲貧困如  
初夫婦歸咎於棄鏡復往白水拜主僧輸以故情異返  
原物僧曰君知何時吾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所  
必至吾為出家子視色身非已有况外物耶常憂落奸  
盜手中無以藉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王遂以鏡還  
不覺其贗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衣鉢充牣買祠部

牒度童奴數盜三百聞者盡傳元鏡在僧所提點刑獄  
使者建臺於漢嘉貪人也認為奇貨命健吏從僧逼索  
不肯羅致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財空無貯儲蓋  
入獄之初為親信行者席捲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  
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持戟長身甚武叱曰  
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虎張口奮  
迅來若將捕噬始顫懼探懷擲鏡而竄久乃還寺為其  
儔侶言之此鏡不知所在隆興元年祝東老泛舟嘉陵

逢王漁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云

集州志云曾口縣南六十里廣福寺懸崖臨江故老相傳開山時寺僧得一石于盂於漁罾以貯殘食翌日食滿怪之復以錢置其中亦然試以金又如之僧日以富遂大興堂殿及將死乃擲於江其徒百計覓之不得

蓬州志云石佛寺距治西南四十里嘉陵江岸寺建於晉魏有僧解龍困獲寶盆弟子爭之龍復取盆去元喬西雪歌云老僧夢龍龍感通清曉買魚魚眼紅百錢得

之置江海變化倏忽生雷風魚因得脫感知已寶盃現  
出龍宮中貯以珍寶一利百恠異驚倒百歲翁弟子痴  
貪爭奪取寶盃復送龍宮裏舟人燃犀窺九淵老龍枕  
眠渾不起江烟漠漠含遠山落月茫茫照江水此語相  
傳七百年過客感嘆心茫然我來繫舟巖下宿幾欲刻  
石僧窻前山中盛事有如此只恐歲久徒空言

器用

清賞錄云昔有健為人得揚雄草玄之硯如今製但無

圭角耳方輿記寫經臺石硯在新繁縣漢末荀居士於  
臺上援筆書空曰吾為諸天寫經臺側石硯猶存蜀志  
補鑄萬州金崖石硯即杜工部所詠者其詩云平公今  
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  
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  
多水流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  
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沉得終清宴公舍起草姿不遠  
明光殿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眄自註云平侍御公之

硯也杜雲林石譜云鞏州西門塞石產深土中一種色綠而有紋成水波斷為研頗溫潤發墨宜筆其穴歲久頽塞無復可採先子頃有一方贈東坡公目之為天波東坡有硯曰涵星贈范純夫侍講後歸李才元才元之孫售於成都史君得百五十緡外周以二髹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姓名元祐八年也

黃山谷為任從簡鏡硯銘云瀘川之桂林有石黥黑瀘川之人不能有而富義有之以為研則宜筆而受墨唐

安任君從簡之硯面為鏡而背三足形駭天下若山林  
不若而不得訪諸禹也松煤泛之若玄雲之過魄月而  
竚也筆脊疏其上則吾宮中之兔也握筆之指爬沙若  
蛙欲食月不能而又吐也自註云任君宗易從簡寄烏  
石鏡研及屏乞余銘余沒其屏歸其研使更求烏石以  
為屏烏石視萬州之金厓與中正砦之蠻谿兄弟行而  
白眉者也

蒲江志魏鶴山遺端溪硯一方池左一星聳起與池口

相平背如瓦有十四星俱高聳約五六分布列亦雅星  
大如小指根作雲捧之形先是藏于學宮尋移藏縣庫  
此研予及見之剝落不甚全體質遠謝端溪要以人重耳

虞伯生集謝書巢送宣和瀘州石硯詩巢翁新得瀘州  
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壁復完知故物泥沙俄出認前  
朝毫翻夜雨天垂藻墨泛春冰地湧潮恐召相如今草  
檄為懷諸葛渡軍遙

山海經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輿地紀勝云



漢州石梯河及茂州產緇土皆可代墨涪州樂溫縣有  
蒲大韶墨知名宋世

寰宇記合州書筒忠州文刀皆文具也李白酬宇文少  
府見贈桃竹書筒詩桃竹書筒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  
羣靈心圓映三江月彩質疊成五色雲中藏寶訣裁眉  
去千里提攜長憶君

富順監碑目郡人王光明孺家舊有唐時石燈臺刻讚  
一首并序元和進士元銳撰莊伯良能書富義令孟公

才刻

老學菴云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  
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  
之尋常盞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  
半按文安嘗為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二百年矣

寰宇記永康軍出馬鞭唐顧況作露青竹鞭歌鮮于仲  
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採馬鞭蜀兒採  
鞭不敢眠橫截斜飛飛鳥邊繩橋夜上層崖巔頭揷白

雲跨飛泉採得馬鞭長且堅浮漚丁子珠聯聯灰黃蠟  
揩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上天雨露何其偏飛龍閑  
廐馬數千朝飲吳江夕秣燕紅塵撲轡汗濕羈獅子麒  
麟聊比肩曲江昆明洗刷牽四蹄蹋浪頭拚天蛟龍稽  
顙河伯虔拓揭胡鰐脚手鮮陳閔韓幹丹青妍欲貌未  
貌眼欲穿金鞍玉勒錦連乾騎入桃花楊柳煙十二樓  
中奏管絃樓中美人奪神仙爭愛大家把此鞭祿山入  
關關破年忽見揚州北邙前祇有人還千一錢亭亭筆

直無皺節磨將形相一條鐵市頭要是無人別江海賤  
臣不拘綫垂韜挂影西窗缺稚子覓衣挑仰穴家僮拾  
薪幾拗折玉潤猶霑玉壘雪碧鮮似染萇弘血蜀帝祠  
邊子規咽相如橋上文君絕往年策馬降至尊七盤九  
折橫劒門穆王八駿超崑崙安用冉冉孤生根聖人不  
貴難得貨金玉珊瑚誰買恩張蠙新竹鞭詩新鞭暗入  
庭初長兩三莖不是他山少無如此地生垂梢叢上出  
柔葉籜間成何用高唐峽風枝掃月明梅聖俞蒙山紫

竹鞭詩蜀道之峭壁分如快刀一削平無痕春雷驚龍  
走竹鞭是皆以竹為之非用革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雌金為陰鼎雄金為陽  
鼎太白星見九日不沒李膺記云汶江山下有灘昔周  
衰九鼎淪沒其一每雲開風息則瞭然見之華陽國志  
所謂寶鼎見於江漑也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四月得寶  
鼎於鼎鼻山下江中重七百斤次年復得鼎於江中有  
三足即周鼎矣

書苑云蜀先主常作三鼎皆孔明象隸八分極其工妙

唐盧庾梓潼神鼎賦曰於戲德包生植者不能動彼天  
之道瑞及飛走者未能感無一之寶故知瑞之大者下  
及無心之金石德之深者上合不言之玄造我國家高  
選物理光天順人膺景命闡坤珍由是函谷關旁靈符  
出而啓聖梓潼郡內寶鼎光乎取新此鼎者聖人之大  
寶有國之神器量則弘深體乃殊異疑如斷山之崑崙  
屹若巨鼇之鼎巔峙其足者可以象三德虛其心者將

以含萬類不汲而滿不然而沸內烹飪以養賢上歆雲  
而作瑞應火木之卦既調鹽梅鑊山川之容且禦魑魅  
是鼎也豈從靈感亦有款識不假彫鐫宛然文字實彼  
天之所錫表吾君之至異應五百代之昌符成六萬年  
之寶位與夫遷鼎郊鄒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者不可同  
日而議宜書于冊于帝之庭以合明應以昭神靈士有  
聞而歎曰昔黃帝作寶鼎三秦帝奠神鼎一周之衰也  
沉泗水而隱藏漢之盛也在汾陰而見出未有能來聖

壽之無疆應人文以純吉竊亦欲負鼎于明主啓心而獻術若能使我徵於有商豈見遺於今日

喻汝礪集云嚴真觀支機石壁上有記古鼎丹砂事蜀事補亡載宋京詩藥鼎空留閑黃壤前時發掘篆籀新按崇寧元年五月丁卯知府王公古修築嚴真觀於觀西南隅掘得鼎二喜一缶一鼎有明水喜有丹砂越三日又得喜一缶一虺鼎一鼎有篆文可考又器一如鼎而無文又一如喜而小異又五銖錢千九器小大異形



製作奇古非世所常有因刻其名物於石開封張裕為  
記刻石具在器則歸天府矣

錄異記云綿州昌明縣山中周迴二十里許有菴香爐  
廣二寸者或全或破堆積林中莫知其數未測所從來也  
益部耆舊傳云任文公當王莽之亂奇物悉賣唯留銅甌

丹鉛錄云麻城毛柱史鳳韶為予言近日平谷縣耕民  
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  
葛行錫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

水火二字異哉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自熟玉臯不汲而常滿殆此類乎游梁雜記并研縣鄉中有掘地者得一釜鐵色光瑩將來造飯少頃即熟一鄉皆異有爭之者不得共舉于縣中令君命取看未至堂下失手落地分之為二中乃夾底心懸一符文不可辨旁有八分書諸葛行鍋四字或即此物

杜少陵詩土銼冷疎烟自註云蜀人呼釜為銼也輿地紀勝曰敘州有滇池大鑊可容水數十斛

侯鯖錄云閬州有二雅池昔人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  
杯盞上各有二篆字一曰伯雅二曰仲雅三曰季雅不  
知所由乃名池為三雅余嘗覽魏文典論云靈帝末斗  
酒直萬金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受一斗  
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

少陵于韋少府處乞大邑瓷盆詩云大邑燒瓷輕且堅  
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陸游入蜀記巫山縣廨有古鐵盆底銳似半甕極堅厚

舊以種蓮時黃嗣直叔向以涪陵尉來攝縣魯直過而見之洗滌頃見銘在其中蓋漢永平間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魯直有石刻盆記按韓暉仲跋漢巴官鐵量銘此盤色類丹砂魯直石刻云其一曰秦刀巴官三百五十戊永平七年第二十七酉紹興庚午歲予親見之今在巫山縣治趙明誠跋右漢巴官鐵量銘巴官永平七年三百五斤第二十七前代以永平紀年者凡五漢明帝晉惠帝後魏宣武李密偽蜀王建惟

明帝至十八年其他皆無及七年者以此知為明帝時物也此銘王無競見遺

成都琴臺下有古甕耕者往往得之宋子京歌古甕耕開數逾十甕下取聲元為琴又近日臨邛譚州守有卓王孫酒缸圖記云其下有漢年號

漢貢禹諫元帝云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蜀郡成都廣漢有工官工官主作漆

器物者也寰宇記益州舊貢蜀漆今尚爾

山谷在青神謝楊景山送惠酒器詩云楊君喜我梨花  
盞却念初無注酒魁斃金壺肯持送按莎殘菊更傳  
杯任淵註蜀之酒魁蓋詩人酌以大斗之遺制象北斗  
魁柄也

段氏遊蜀記云巴州竹根酒注子為時珍貴

世說羅友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人驚  
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省烏標

越舊志金馬山下龍泉河有穴恒有夷器蠻匙剡木糠  
粃流出莫測其源

資暇錄云茶托子起建中年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  
襯病其熨指取櫟子承之既啜而盃傾乃以蠟環櫟子  
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  
之為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為便是後傳者更環其底  
愈新其製以至百狀

野人閒話云偽蜀文谷好古士也常詣中書舍人劉元

祚劉喜曰今日方與一二客約看余桃核盃客至即青城山道士劉雲雲昇宮客沈默也劉謂二客文員外亦藝士可並觀之盃濶尺餘文彩燦然真蟠桃實也劉言少時常遊華岳逢一道士以此酌瀑泉灌漱予觀之驚駭道士即以半斤相授云已而劉雲出一白石圓如雞子其上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履衣帔纖悉皆具沈默亦出一石濶寸五分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介爪甲無不周備云於巫峽



山中得之文谷一日覩此三寶欣為渙言

揚雄賦曰覩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膠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擊礙骨肉  
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鳩夷

### 舟車

揚雄蜀本紀曰蜀王有鸚武舟司馬錯謂秦王曰有巴  
之勁卒浮大船舶以東向楚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使  
莊蹻伐夜郎至且蘭牂牁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

王真池以且蘭有楸船牂柯處乃改國名為牂柯

晉書武帝謀伐吳詔益州刺史王濬修舟艦濬乃下教云瓜皮船本圖以倉卒用之耳寧可以深入敵境耶於是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也

隋書楊素進伐陳計拜信州總管於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

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  
百餘人自餘平乘舳艫各有差予已酉入蜀次荆門觀  
峽舟有三層者以梯上下望之深不見底用百十人搖  
櫓是亦其遺製也

唐王周誌峽船具詩序云峽山之船大抵觀浮葉而為  
之其狀一也執而為用者或狀殊而用一或狀同而名  
異皆有謂下水船有檣有五兩有帆所以使風尾有拖  
傍有棚上者以其山曲水急下有石皆不可用狀直如

艖前後各一者謂之梢船之斜正歌側以此為司命稍類拖而狀殊船之便於事者悉不如梢也艖槳橈棹拔使其進而無退利涉川澤為船之陳力艖與槳類而名乃異在船之有力者悉不如艖也峽水湍浚激石忽發者謂之瀆沱洑而漩者謂之腦岸石壁立瀆之忽作篙力難制以其木之堅韌竿直戟其首以竹納護之者謂之戩竹為綫而勾其戩者謂之納戩與篙狀殊而用一在船之獨出者悉不如戩也崖石如齒非麻杲紉繩可

為前牽取竹之舳者破之而用梟為靱相續以備其牽者謂之百丈繫其船首者謂之陽纆牽之者擊鼓以號令之人聲灘亂無以相接所以節動止進退焉梟與竹狀殊而用一在船之先容者悉不如百丈也噫古人觀物因事為誌者甚多予祇命憲局浚沂巴賈抵瞿塘耳目熟於長年三老輩取其具之有功於船者作詩以稱之庶幾於魯望茶經者也其梢詩云制之居首尾俾之辨斜正首動尾聿隨敘取正為定有如提吏筆有如執

時柄有如秉師律有如宣命令守彼方與直得其剛且  
勁既能濟險艱何畏涉遼寬招招俾作主汎汎賓司命  
風烏愧斟酌畫鷁空輝映古人存豐規猗歟聊引證其  
艣詩云用之大曰艣冠乎小者楫通津既能濟巨浸即  
橫涉身之使者頗虎之擎者爪魚之撥者鬣弩之進者  
笑此實為相須相須航一葉其賦詩云箭飛峽中水鋸  
立峽中石峽與水為隘水與石相擊瀆為生險艱聲發  
其霹靂三老航一葉百丈空千尺蒼黃徒爾為倏忽何

可測篙之小難制賊之獨有力猗嗟賊之為彬彬堅且直有如用武人森森蠹戈戟有如敢言士落落吐胃臆拯危居坦夷濟險免兢惕誌彼哲匠心俾其來者識其百丈詩云少嘗侍先君餘閒誦白氏始得入峽詩深味作詩旨云有萬仞山云有千丈水自念坎壈時尤多兢慎理束峽如口水漱石如齒孤舟行其中薄冰猶坦履孱巖屹焉立洶涌勃然起百丈為前牽萬險即平砥破之以篋當續之以麻杲礪之堅似節引之直如矢杼軸

連半空長短隨兩溪鐵鎖枉馳名錦纜謾稱美長繩豈能繫朽索何足擬苟非綫之為胡可力行此

應瑒靈河賦云龍艘白鯉越舸蜀艇傳玄正都賦云櫟衝舳舨蜀艇吳航杜甫詩野艇恰受兩三人皆平音也俗本改作野航非航則大舟矣豈止兩三人

蜀人取魚之具名魚桁說文桁寂見切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桁澱為渚夾衆羅筌王勃魚桁侵岸水即此俗本作床無謂



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方飲見之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

正是君到天河時也按因話錄載漢書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有之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呼為支機石余寶厯中下第還家於京師途中逢官差遞夫舁張騫槎不知是何物洞天集云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堅而不蠹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為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已來失之槎亦飛去

後漢書公孫述在蜀僭用羽葆車及簪師樂器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馬還自益州傳送於京師於是法物始備

事物紀原云兜籠巴蜀婦人所用乾元以來蕃將著勲于朝多乘之以易於擔負京師先用車輦後亦以兜籠代之即今之兜子蓋其制起於巴蜀而用於中朝自唐乾元以來也

事物紀原蜀相亮造木牛流馬以運餉蓋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轆者流馬即今獨

推者是而民間謂之江州車子巴郡有江州縣疑亮創  
始於此當時云然後人以為名也諸葛集載木牛流馬  
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  
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  
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  
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  
為牛肋刻者為牛齒互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  
牛鞅軸牛仰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

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

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王晦叔云郾村民鑿古冢得一銅馬高可三尺許制作精妙簡池守景季淵取以歸中宵風雨輒聞嘶鳴怪之

不敢留移送佛寺紹興丙子灼至成都黃伯淵見索詩  
乃作銅馬歌曰君不見武皇逸志凌九垓追風躡影思  
龍媒魯班門外立銅馬天廐萬匹皆塵埃又不見伏波  
將軍破交賊歸來殿前獻馬式據鞍習氣殊未衰想見  
老子真矍鑠兩京翻覆知幾秋只有山河共客愁孤烟  
落日蠶叢國出此神物於荒邱千年黃壤誰作主猶把  
歸心泣風雨但恐一朝去無踪有似豐城寶劒化靈龍

蜀中廣記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六十九

明 曹學佺 撰

方物記第十一

印璽

尚書璇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決岷山治九貢出玄  
珪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尺錫佩王子年拾遺記曰昔伯  
禹入穴乃至一空裏有人身而蛇鱗口吐玉簡以授禹

長十有二寸以量度天地

後漢書岑彭臧宮伐公孫述拔地至繁郾前後收得節  
五印綬千八百枚

蜀志太傅許靖等上言前關侯圍襄陽襄陽男子張嘉  
王體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  
赤牘清裁以為雲長進璽詞雲谷雜記紹興中洞庭漁  
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  
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為金競而訟于

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闕侯嘗封於漢壽亭疑必  
侯物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  
官乃遣人送荆門軍侯祠中光怪遂絕容齋隨筆云復  
州寶相院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  
四尺餘得一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  
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  
買一紐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絲環耳予以謂  
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

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  
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  
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為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  
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予今歲在渝州武陵楊進士文  
弱以廣文分考蜀闡事竣見過損惠漢章方寸文曰關  
小侯印

魏景元末年滅蜀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玉璧玉印各一  
印文似成信字獻之衛瓘瓘依周成王歸禾之義以上

相國府司馬氏宣示百官而後藏之蓋公孫述起成都  
自號成家也瓘得卽時梓潼太守向充曰吾聞之譙周  
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劉已具矣當  
授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  
藏之於相國府此天意也

南齊志永明元年冬日寧蜀廣漢縣村民張慶宣陶瓦  
作屋見瓦間有光照屋內外以告令孔休先乃共發視  
獲玉璽一紐壁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

蜀檇杭武成二年獲玉璞於田令攷之故第以為國璽  
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孟蜀廣政十四年冬十月  
望彭山副將頭楊富獲一銅印於江岸有六面方各寸  
許皆有篆文兩面共通一竅竅中三虛一實其直可貫  
其圓有規六面篆文共八十二分夾其竅六十均在  
四傍各成文章印過雕鏤有竅面各一十字無竅面各  
十五字以印進上嚴築作瑞篆記今載其篆文於左一  
面云丙國崇君生万民治中國外國厄和靈天國老君

生萬民治中國外國人和重十五字也其相對一面云  
太上老君授生輔天  
下國安平受道人長生十五字也又一面云虛天自  
日月星辰虛無自然明日月星辰光十字也其相  
對一面云太上老君和氣玉女致和氣玉女  
致天醫十字也又一面云三國仙師而師太上老君道叙明  
而此政塵上國仙師天師老君道成明天地政塵十五  
字也其相對一面云百官商賈農工兵通而此出

同璽上召吾拜無為太昊通天下治氣同璽十五字也  
按此當是漢張道陵時物

輿地紀勝靖康元年遂州浚城隍得方寸古銅印其文  
曰廣漢侯印

洪邁夷堅志宣和中夔人龍澄曾於府東大溪水中獲  
玉印其文非世間篆籀恍見天神立於傍曰此印乃上  
帝所寶守護不謹遂落於此俄而不見澄懼乃奉印投元處

古今丁集建炎初盧法原修治羅城役夫得小金印以



獻公因會鄉老出而薄觀有識其文者曰漢破虜羌侯  
五字字分作三行漢字居其一觀畢以寄於帑紹興十  
年胡公世將捷於剡家灣張公壽一因取為獻按漢土  
德故印章以五成此先漢時物也但不知封侯者為何人  
又虜羌二字連稱亦史冊所未有

黎州志蠻部內有渥洼池產馬其處首領號鬼王有印  
篆文曰武健水軍

蜀檇杭云永平二年八月什邡縣人獲銅牌以獻上有

六十二字建命嗣子更名元膺字昌美以符銅牌膺昌之識且為文誠之

長寧軍北半里西溪北岸有桃源洞宋嘉定中太守張公市民田以種桃李立亭榭掘地得銅牌刻詩云綽約去朝真仙源萬木春要知竊桃客定是會稽人國朝宣德中耕者于洞前復得銅牌廣一寸長二寸厚一分半金色鮮明刻詩同前

華陽國志諸葛亮賜南夷鐵券每刺史校尉至夷輒齎

以呈詣

費著氏族譜蜀郭氏衆多家於北城者號北郭自敎出汾陽藏有汾陽王丹書鐵券

成都古今記云唐鐵券二蓋昭宗以賜陳敬瑄田令孜者券形方如半甌縱長尺餘橫廣不及二尺以金為字今在軍資庫但金剝落無餘字益湯滅間有不可識者敬瑄以中和三年十月受賜令孜以四年十一月受賜僖宗猶在成都明年僖宗還京師後此八年當景福六

年四月二人俱為王建所殺據新唐書蓋同日死令孜與敬瑄實斷喪唐室何功之有雖冒受此券卒不可用天道果昭昭乎今券字益就湔滅可惜錄其槩左方敬瑄券文承旨樂朋龜作其略曰熹巨鰲者昂大於滄海斬長鯨者劔倚於青天既立異勲克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鎮以金鋪賜其鐵券後來繼者豈在他人又曰致朕身安由卿忠盡前封公爵後錫郡王詢於衆情未愜羣望今賜卿鐵券赦卿十死其宰臣姓

名湯滅不可復識田令攷鐵券文略曰人臣之績古今  
莫儔爵位不足以荅元勲竹帛不足以紀大節式遵盛  
典用表殊庸宣賜駱谷扈從定難中興社稷功臣仍恕  
十死其宰臣裴澈

兵器

漢書南越反以楊僕為樓船將軍有功東越反上欲復  
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勅責之曰君欲請蜀刀問賈幾  
何對曰率數百夫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過

也陶弘景刀劍錄曰關侯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  
武都山鐵為二刀銘曰萬人及侯敗皆刀沒於水張益  
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鍊赤珠山鐵為一刀銘刃曰新  
亭侯蜀帝大將也後范張偷以入吳又曰黃忠從先主  
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淵軍一日之中  
手刃數百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為諸葛亮鑄刀三千口  
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

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以淬刀既至君言水  
雜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  
者叩頭云實於涪津渡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  
咸共驚伏及刀成試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  
手虛落今屈耳環者乃其遺範陶弘景刀劒錄曰蜀主  
備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連環及刃口刻七十二鍊柄  
中通之兼有二字矣

陶隱居曰後蜀李雄晏平元年造騰馬刀五百口有隸

字北史太和中特賜高允蜀刀一口

後漢書肅宗嘗賜諸尚書以寶劔手自署名者三人鄧  
壽其一也署壽劔曰蜀漢文時論以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是劔

雲笈七籤云天師劔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  
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  
翦兎魄昇天之日誓曰我世有一子傳印劔及都功錄  
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劔時  
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至十六世師每借人供養



以祛疾苦鄰家夜產性命危切借去有神光如燭閃然  
一室之中劍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時有  
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云解磨鏡  
釘鉸師問曰有折劍鐔綴得乎請看之曰可須別掃一  
室炭數斤以巨石為礮熾炭鎚擊反扃其門聲聞於外  
門人皆憂此劍淬於其手師殊不為慮頃之鎚鍛聲絕  
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但鐔處微有黑痕如絲髮耳師  
以錢半千酬之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

所在

刀劒錄曰蜀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二與張飛關侯一與趙雲並是亮書作風角處所

又曰蜀後主禪延熙二年造大金劒長一丈二尺鎮劒口山往往輝光上燭後人處處求覓不得

晉許遜令旌陽日有斬蛟第三劒至唐復出漁者網而獲之

隋禮儀志侍御有左右夾轂蜀客楯劒格獸羽林八  
雲仙雜記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劒每生神之則天下  
晏清如安史黃巢之亂劒皆吐黑焰屬天不差毫釐  
老杜詠番劒詩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元稹書劒詩  
渝工劒刃皆歐冶已吏書蹤盡子雲唯我心知有來處  
泊船黃草夜思君

王氏見聞錄偽蜀王承協幼承廕有文武才通于章律  
門下常養一術士授其戰陣之法人莫知也蜀主講武

於星宿山下承協呈一鐵鎗重三十餘斤請試許之由是介馬盤槍星飛電轉萬人觀之咸服神異及入城又請盤城門下鐵闕五十餘斤用兩人舁致馬上當街馳之疾如電閃主大悅擢為龍捷指揮使承協於諸家兵法三令五申懸之口吻主以其年幼終不柄用焉

諸葛亮教曰作部作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又曰勅作部皆作十折予以給之

李膺益州記云掌天山在臨津縣山多柘堪為良弓雖

縻絲燕角不能勝也今巴州地

禹貢梁州厥貢砮磬華陽國志臺登縣有砮石火燒出鐵剛利蜀都賦註碧砮生越雋會無縣可作箭鏃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勵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皆發

神僧傳云梁將王緄與陸法和守巫峽軍次白帝法和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

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

三國志蜀孟幹至吳皓欲殺之宥而將徙諸臨海幹以  
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復逃至京師  
唐詩品彙蘇渙少喜剽盜善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  
蹠以比壯驕後折節讀書登第

戰國策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  
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  
至五渚

沈約宋書云太祖賜孝武以諸葛亮滿袖鎧鐵帽隋書  
太子勇好飾蜀鎧

宋史戎州鬼主有羅鬼甲蓋漆生革為之其堅過于鐵  
出都掌夷中

釋名云盾避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避也大而平者曰吳  
魁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須盾本出於蜀  
須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

諸葛亮軍令曰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三里

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幡旗  
鳴鼓角至營復結幡旗上鼓角違令者髡

音樂志漢高祖自漢中歸巴渝之兵執仗而舞既非正  
典悉罷不用

涪陵志宋大觀間掘地得印及佩鈎刀斗上刻張飛二  
字因立桓侯廟

隋書丹陽人耿詢以罪配給蜀王秀有巧思作馬上刻  
漏後秀廢詢以親信又當誅因其技巧得免





蜀中廣記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七十

明 曹學佺 撰

方物記第十二

樂器

南齊書建元中涪陵郡蠻民田健所住巖間常留雲氣  
有聲響徹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其年四月黑夜  
岩中忽見雙光起至明掘之獲古鐘一枚及鐸于一面

至永明元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人鑿地又獲古鐘一  
枚高三尺八寸圍四尺七寸懸柄長一尺二寸合高五  
尺四面各九乳

雲笈七籤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作二獅子對立  
捧花座蛟螭為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鐘上鐘形再  
殺三成如盤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作細花文五條當  
中一條黃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外作花片之  
狀屈曲相管又外一重雲葉纏繞殆非人工此外周身

有花不可細記云是湘東王貽陶隱居物

夔府志云昔人掘地得一鐘形如肩斗匾而長一面凸為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為九乳古詩春鐘九乳鳴疑此鐘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辨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

閬州譙樓上鐘是唐開元間物從自巴州者營山縣開元寺鐘重千五百斤上鑄開元九年字兵燹時沉潭中每隱隱見于重淵之下元豐中忽如雷震聲躍出砂磧上

得之巴州舊恩陽縣治右廣福觀銅鐘上有景龍庚戌  
四字俱見本志

七籤云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麟鼻而系於簏狀若  
懸匏扣之清越聞於數里不知何代物先是有郡民牧  
牛城南田間忽聞異聲自地中發驚走辟易其後民病  
夢一青襦丈夫曰遷我于開元觀民不悟它日到田間  
聞其聲如前以白于守守封君以為不急叱去之是夕  
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于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必有

大咎覺而懼與其子偕往鑿地丈餘得之色青如所夢  
因再白守置于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  
守以其事聞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頌其奏以  
示天下今建始縣地也

靈驗記青城山宗玄觀古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  
幢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闢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  
兵器及錢此鐘在焉挽拽下山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  
至江干拽以竹筏力敵萬斤不動縣申狀闕異之令還

故處只須二三人牽上若一二百斤然

青城志縣之聖塔寺相傳有仙塔飛來寺之古鐘朔望有聲隱隱若自鳴以為至人所鑄

成都方輿天慶觀在城北有唐元和銅鐘千斤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日於市中戶乞一錢鑄鐘萬斤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作大齋表讚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即大厯年中也至劉潼僕射擁旄西川令觀寺鐘上皆鐫陀羅尼咒忽見任歸領巧工於咒邊刻云



觀家銅鐘不合刻佛呪別立誓詞數句人見其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云

黔南人砌鹽井得古鐘長三四尺中細而實如腰鼓瓦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奇音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處時起金色晶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無樓懸於殿上州有數敘遺失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扣鐘立便分雪

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至鐘前焚香告誓  
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不擊  
鐘而訟已得理矣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擊此鐘  
旬日之內有誣罔冤抑于人必暴病死相傳雲安白鶴  
鐘亦然已上俱杜廣成所記

成都文類魏了翁嘉定府延祥觀鐘銘曰二五之運徵  
為五聲周䟽相濟混緩相成人於天地稟氣受形蓋與  
聲律一本而生故為大鑪以首八音夙夜聽之和平其

心是謂天合匪石匪金樂廢禮壞聲謝器沈二氏之宮  
僅存於今制雖戾古所發亦深尚敬爾聰上帝汝臨  
漢書成帝綏和五年得古磬十六枚于河濱今健為之  
玉磬池是其處即玉津縣也名曰漢水又曰寶磬洲景  
雅云明堂位特懸者名離磬即大磬曰簫磬也毋句氏  
及伶倫所製則編磬也第編磬止十二枚以應十二律  
漢成帝時健為水濱得石磬十六枚此乃後世工師傳  
會二少二變之說鄭康成亦從之誤矣

寰宇記綿谷縣東山之北有燕子谷中產磬石

方輿青石山在青石縣有祠甚嚴九州要記言天下青石無佳於此可以為鐘磬

酉陽雜俎蜀軍將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常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奏之聲猶蕤賓也甚感之以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

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泥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筵賓鐵也

陳祥道樂書什邡人段祖獲鐸于獻益州刺史始興王蕭鑑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形圓如甬銅色如漆質甚薄上有銅馬以繩貫之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用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鐸于以手振芒則其聲清亮如雷良久乃絕按古以鐸于節樂稱禮器也

益部談資諸葛鼓乃銅鑄面廣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

邊有四獸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細色澤如瓜皮重三十餘斤縣於水上用柶木槌擊之聲極圓潤乃孔明擒孟獲時所製昔伐九絲城得十餘面今在成都府庫中一名鐔于鼓游梁襟紀諸葛鼓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文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聲如鼓云置于水擊之其聲更巨 上南志銅鼓有剝蝕聲響者為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差等夷人藏至二三面

者即得雄視一方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者鼓去則蠻  
運終理或然也 戎州志銅鼓旁範八卦及四蟾蜍狀  
似覆盤懸而擊之下映以水其聲非鐘非鼓都掌夷所  
寶相傳為諸葛亮鑄者直數十鎰次者數鎰 珙縣志  
銅鼓如甬高一尺腰有四耳以備懸上下絙以花鳥一  
面臨造間有四幕者面中花瓣十二以擊久蟲瓣多者  
為龍師所鑄直踰千金

黔江志太宗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獠每疾病輒擊

銅鼓以祀神鬼乞釋其銅禁詔從之

南部志舊新井縣銅鐸觀有一銅鐸乃晉譙縱舊物

青神志大江東北石鼓寺下沙中昔人得石鼓一高三尺圍六尺許形制殆類岐鼓狀但無款識今在寺廡下寺以得名

羯鼓錄云代宗朝宰相杜鴻漸能羯鼓永泰中以副元帥節度西川前雙流丞李琬薦一削羯鼓杖者見且以二枝為獻鴻漸喜曰此杖當貯衣衾中積時者尤物也



匠言於脊溝中養者十年矣公厚賞之而去及被召回  
至嘉陵驛頗有山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輩  
登驛樓望江月觴讌命取羯鼓以所得杖酣打數曲四  
山猿鳥皆驚飛噉走從事悉異之公曰比於華嚴閣擊  
此初見羣羊牧於川下忽數頭蹣躑不已及止鼓羊亦  
止復鼓之復然遂以疾徐高下節之羊無不應聲而舞  
旋有二犬走吠羣羊至近聞聲則仰首若有所聽少選  
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百獸率舞之書固無難矣

初李琬以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夜間羯鼓曲頗工於月下步尋至一家門戶極卑叩門入謂曰君所擊豈非耶婆娑鷄乎而無尾何也其人驚異曰君知音耶某太常工人也祖傳此曲近因張儒入長安家人流散父沒河西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故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即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與言矣夫曲有如此者惟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耶婆娑雞當用屈柘急遍解如

柘枝用渾解甘州用吉了解之類也工如教鼓之果相  
協聲意皆盡感泣而謝即言於寺卿徵為主簿後累官  
太常少卿宗正卿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索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  
渝交作於堂下杜氏通典曰巴渝舞曲有矛渝安臺弩  
渝行辭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昔漢高作巴渝  
舞長沙王舞袖不迴舉上問之對曰臣地狹不足以迴轉

韋臯鎮西川教奉聖樂曲將進之先令舞人曲譜到京

於晉邸按閱教坊數人潛窺因得先進索賞又僖宗乾符中綿竹樂工王生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生腰背一舡舡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教坊記曰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善弄假婦人後乃隨駕還京籍于教坊弄婆羅

譚賓錄云開元中中官白秀貞使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邏缺檀為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影成

雙鳳楊妃每抱此器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而

諸王貴主洎號國已下號為貴妃琵琶弟子每受曲畢  
皆廣有進獻玄宗又令皇甫詢於益州製琵琶捍撥以  
太守蘇頲不奉詔乃停故寰宇記云益州舊貢琵琶捍撥也

北夢瑣言僖宗末京師樂工有琵琶石淩者號石司馬  
尤為相國令狐綯見賞俾與諸子渙渢連水邊作名亂  
後入蜀不隸樂籍多遊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  
會軍校數員飲酒淩以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喧譁  
語笑殊不傾聽淩乃撲檀槽而詬曰淩曾為中朝宰相

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歎訝之

教坊記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瑩篴冠于今古今在西蜀教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白樂天夜聞箏彈瀟湘送神曲詩云縹緲巫山女歸來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絃苦調吟還出深情咽不傳萬重雲水思今夜月明前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

之琴文木之几夫餘之珠琴銘曰桐梓合精其後攜綠  
綺遊臨叩以琴心挑卓女作為琴歌詞曰鳳兮鳳兮歸  
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  
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  
鴛鴦相頤頤兮共翱翔又曰鳳兮鳳兮從我栖得託琴尾  
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  
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及唐張祐又為琴歌以和相  
如曰鳳兮鳳兮非無凰山重水濶不可量梧桐結陰在

朝陽濯羽弱水鳴高翔

梁簡文帝蜀國弦詩銅梁指斜谷劍道望中區通星上  
分野作固下為都雅歌因良守妙舞自己渝陽城嬉樂  
盛劍騎鬱相趨五婦行難至百兩好遊娛牲祈望帝祀  
酒醕蜀侯誅江妃納重聘卓女愛將雛停弦時繫爪息  
吹治脣硃脫衫漣錦浪迴扇避陽烏聞君握節返賤妾  
下城隅隋盧思道蜀國弦詩西蜀稱天府由來擅沃饒  
雲浮玉壘夕日映錦城朝南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琴



心若易解令客豈難要

嘉話錄云蜀王楊秀常造千面琴散在人間

志林云唐雷氏琴自開元至開成間世有人然其子孫漸志於利投世好而失家法故以最古者為佳非貴遠而賤近也予家有一琴其中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雷家記八日合未曉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廬山處士崔成老彈之以為絕倫云元豐六年十月初四日書教坊記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斲琴至今尚有孫息不墜

其業精妙天下無比也

西溪叢語滕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  
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  
又云嘗見一琴中題云唐大厯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  
雷威於雜花亭合又云伊南田店質蓄谷隱士趙彥安  
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蚶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  
三字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斷琴  
多在戕眉無為霧中三山方知為雷琴矣益部談資世

傳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之日酣飲著蓑笠獨  
往峨眉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斲以為琴有愛  
重者以松雪名之故世稱雷威琴也

唐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請姜宣彈小胡笳  
引時有為作歌者云雷氏金徽琴王君寶重輕千金三  
峽流中將得來明窻拂席幽匣開朱絃宛轉盤鳳足驟  
擊數聲風雨迴哀笳慢指董家本姜宣得之妙思忖汎  
徽胡雁咽蕭蕭繞指轆轤圓衮衮吞恨含情乍輕激故

國關山心歷歷潺湲疑是舞鵲鷦鷯如聞發鳴鏑流  
宮變徵漸幽咽別崔欲飛猿欲絕秋霜滿樹葉辭風寒  
雖墜地烏啼血哀絃已罷春恨長恨長何如懷我鄉我  
鄉安在長城窟聞君虜奏心飄忽何時窄袖短貂裘  
脂山下彎弓明月

岑參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云皤皤岷山老抱琴  
髯蒼然衫袖拂玉徽為彈三峽泉此曲彈未半高堂如  
空山石林何颼颼忽在窻戶間繞指弄鳴咽青絲激潺

爰演漾怨楚雲紆徐韻秋烟疑兼陽臺雨似雜巫山猿  
幽引鬼神聽靜令耳目便楚客腸欲斷湘妃淚斑斑誰  
裁青桐枝絙以朱絲絃能含古人曲連與今人傳知音  
難再逢惜君方老年曲終月已落惆悵東齋眠李季蘭  
聽從叔彈三峽流泉歌云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泉  
嘗自聞玉琴彈出轉寥曠直似當時夢裏聽三峽迢迢  
幾千里一時流入幽閨裏巨石崩崖指下生飛泉走浪  
絃中起初疑噴怒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迴湍曲瀨

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為此曲能令仲容  
聽不足一彈既罷還一彈願似流泉鎮相續

李白聽蜀僧濬彈琴詩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  
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音入霜鐘不覺碧  
山暮秋雲暗幾重李義山詠蜀桐絕句玉壘高桐拂玉  
繩上含非霧下含氷枉教紫鳳無棲處斲作秋琴彈廣  
陵孟浩然贈道士參寥詩蜀琴久不弄玉匣細塵生絲  
脆絃將斷金徽色尚榮知音徒自惜輦俗本相輕不遇

鍾期聽誰知鸞鳳聲元微之黃草峽聽柔之琴詩胡笳  
夜奏塞聲寒是我鄉音聽漸難料得小來辛苦學又應  
知向峽中彈又別鶴淒清覺露寒離聲漸咽命難難憐  
君伴我涪州宿猶有心情徹夜彈

宋王素聽運使閔道殿院撫琴詩中臺御史誰得名卓  
然閱道持直聲首冠多角身衣繡端想正色霜稜稜上  
書言事語激切表率百辟有典刑前季乞守桐廬去衆  
口稱屈嗟沉英朝家惜才久難滯東西兩漕來誇榮銅

梁巨屏實都會邊禦蠻夷州養兵生齒繁盛版賦錯歲  
餘百萬輸王庭賢哉閱道不聚斂抑暴損重咸使輕山  
園好茶甚比苑佳釀珍果豪相矜皇皇州縣交贈遺途  
路馳走常縱橫供須勞擾擔負苦罔卹民力無時停呵  
守責宰悉廢罷嚴於軍令威連營人士歡聲雜和氣晝  
夕遍覆全蜀城奸夫貪吏縮手脚一道震懾今澄清我  
與閱道略識面頃蓋若舊都忘形士之忠義共所守必  
能感格推至誠切磋博約日蒙益迭相遜避無已能閱



道志節極勁挺表裏瑩澈冬壺冰舉族萍寓甬橋上騰  
裝車騎趨此行雷琴一張鶴一隻唯將二物娛幽情耽  
耽公屏大道左閒如隱者真禪局聯鑣曉入淨衆寺煙  
雲收拾初開晴青松脩竹綠陰合其間瀟灑誰構亭從  
容取琴撫數弄飲襟拱手斜耳聽數按慢舉別得法盡  
出意外皆研精曲名流水本宮調碧溜漱玉寒琤琤坐  
中五月汗似雨忽覺桐葉秋風生閱道學琴有高趣心  
惡鄭衛方鏗鉉惜茲南薰存舊譜千載之下猶分明欲

裨吾君踵舜德追鑒古曲歸昇平趙抃和王仲儀知府  
聽琴詩云洪惟至樂生太初一鼓萬類和以蘇咸章杳  
默不再得南風解愠歌有虞需恩協氣塞天下推心置  
腹充肌膚四門悅豫比物化至今法度存諸書嗟哉道  
遠朴散漫遺音寂寞俄榛蕪文侯聽古唯恐卧仲尼嫉  
世倡優誅伯牙絕絃遂空默季札審樂徒嘻吁諠譁焦  
殺雜然起非音辟調衆耳娛天絲促柱日誇尚正聲順  
氣誰持扶天心厭物窮且變澆醇欲判如秦吳本根直

使鬼神護嶧陽茂育寒桐孤鳴泉惟石竝左右敲風撼  
雪孫枝疎老雷一顧落斤斧絃朱軫玉徽珊瑚形模三  
尺韻鐘磬價高直恐連城無茲琴得傳數百載敝囊古  
匣藏吾廬攜之造次不暫捨兩川萬里隨單車自憐指  
下得古趣古人不見如合符不知誰人達公聽招琴曉  
出遊浮圖松筠颺灑塵瑤絕羣喧屏息堂廡虛更張疾  
徐鼓流水清風漚漚生襟裾曲終四座悄無語賞音公  
獨勤諮諏公歸三嘆意未已大白落落投瓊珠遂令巾

衍益氣談況是黼黻增名譽愚今以琴比公治得之興  
頌非敢誣公來西州未五月教條一出民歡呼善人得  
路惡失穴饑者稻梁寒袴襦竄排寇姦抑僥倖損削浮  
費清庖厨平刑決獄甚破竹以身率下如水壺公政中  
和召協氣斯民樂易琴與俱報言坤維永安堵九重西  
顧何憂乎清獻又有月夜聽僧化宜彈琴詩云蜀國有  
良工孫枝斲古桐逢師寫流水為我益清風淡恐時心  
厭幽蘄靜耳聰坐來明月滿無語訟庭空

鹽亭文與可有古琴以示眉山蘇軾為之銘曰攫之  
幽然如水赴谷磬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  
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柳宗元謝李西川薦琴石詩遠師騶忌鼓鳴琴去和南  
風愜舜心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呂溫詠  
蜀客石琴枕云可怜他山石幾度負貞堅推遷強為用  
雕斲傷自然文含巴江浪色起青城煙更聞餘玉聲時  
入朱絲絃

張祐聽李簡上人吹蘆管詩蜀國僧吹蘆一枝隴西游  
客淚先垂至今留得新聲在却為中原人不知其二細  
蘆僧管夜沉沉越鳥巴猿寄恨吟吹到耳邊聲盡處一  
條絲斷碧雲心其三月落江城樹遶鴉一聲蘆管是天  
涯分明西國人來說亦佛堂西是漢家薛濤聽僧吹蘆  
管詩曉蟬鳴咽暮鶯愁言語殷勤十指頭罷閱梵書聊  
一弄散隨金磬泥清秋

蜀中廣記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七十一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一

川西道一

華陽國志曰蜀之為國肇自人皇洛書曰人皇始出繼  
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  
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矣名號厯劫記云

人皇之後五龍氏興焉天真皇人降下開明之國以靈寶真文三皇內經各十四篇授之五龍氏得此經以道治世萬二千歲白日登仙爾時蒼生于中化生是後運動陰陽作為五行四微世欲生死之業于是而起人乃任性混朴茹毛飲血男女無別夏則巢居冬則穴處三十六萬歲後神人氏興焉按開明氏蜀古國號也都南安今之嘉定州是國初蜀獻王感五龍氏之靈迎自嘉州立廟于錦官志云竇禹鈞之五子者乃俗說也



史記云黃帝有子五人號五龍氏而世次則又不同當以杜天師所載為正

歷劫記云神人氏生其狀神異若盤古真人亦號盤古即是無劫蒼生萬物之所承也以己形狀類象分別天地日月星辰陰陽四時五行九宮八卦六甲山川河海不能決定故以天中元景元年七月一日上登太極啓元始太上天尊更授神寶三皇內經并靈寶五符經下世則按經圖分畫天地名前劫高真更新造化按地

理坤鑑云盤古龍首人身今成都有廟祀路史曰吾於  
廣都得盤古之祀焉杜光庭錄異記曰廣都縣盤古三  
郎廟頗著靈異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  
一盟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迷月黑過廟門因大  
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  
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略  
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廣都今雙流縣地元和圖經成  
都縣東三十里盤古祠即此 夔門亦有盤古廟太守

王十朋盤古廟詩曰盤古千千古江頭遺像存伏羲猶  
後輩禮殿盡諸孫不屋昔非陋有祠今未尊東鄰二郎  
廟巫覡醉朝昏

路史云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  
蹠灝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九變化而與物相弊鍛  
出於汾隄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  
天疑惟无恒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焉

先天本紀黃帝南至青城山禮中皇丈人問真一之道

丈人曰子既居有海內復求長生不亦貪乎頗相反覆而後授道 按山海經有中皇之山即此

道教靈驗經曰黃帝詣青城甯先生受龍蹻經封先生為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庭之印與灊山司命廬山使者並稱五嶽上司勅五岳神月再朝焉虛中洒水以代晷漏今名六時水是也 按甯先生

名封居青城之大面山黃帝禮之見玉匱經上清及青城等記劉向列仙傳以甯封子為黃帝陶正能作五色

烟積火而自燔云 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七月望日  
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詣山脩醮封五  
岳丈人為希夷真君時縣境亢旱封醮之夜龍吟於觀  
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以事聞編于國史

茅君內傳云大天之內有地之洞天三十六所乃真仙  
所居其第五為青城之洞周迴二十里名曰寶僊九室  
之天司馬紫微天地宮府圖云青城山洞十大洞天  
之第五也名曰寶仙九室洞天青城丈人治之亦曰甯國

丈人也司馬紫微七十二福地書曰大面山第五十福地仙人栢成子治之綿竹山第六十四福地瓊華夫人治之漢州涪山第六十七福地赤須先生治之

仙傳拾遺云蠶女者當高辛氏世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人聚族而居逋相侵噬廣漢之墟有人為鄰土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其女思父語馬若得父歸吾將嫁汝馬遂迎父歸乃父不欲踐言馬跑嘶不甑父殺之曝皮於庖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

飛去旬日見皮栖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  
成繭父悔恨念之不已忽見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數  
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  
義授以九官仙嬪居長生屏天矣無復憶念也仍沖虛  
而去 按唐乘異集云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  
之馬頭娘以祈蚕事今有蠶女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  
縣界而新繁蠶叢祠中舊亦塑女像皆本此云 乘異  
一作集異

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乃女媧十九代孫壽三百有六十八九嶷山仙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繇理洪水三年功成堯知其功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按周公夢書曰禹夢乘舟自月中過蓋翩翩然仙矣

集仙錄曰李八百名脫蜀郡人居金堂山龍橋峯下修



道蜀人歷代見之約其往來八百餘年因號曰李八百  
焉初以周穆王時來居廣漢栖玄山合九華丹成去遊  
五岳十洞後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  
還歸此山煉之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  
復登龍橋峯作金鼎九丹丹成年已八百矣三於此山  
學道故世人號為三學山亦號為栖賢山初八百丹成  
試抹於岩石之上頑石化玉光彩瑩潤或有鑿崖取之  
即風雷迅變按蜀志補遺八百於什邡仙居山白日

昇天為三月初八日也唐時賜號紫陽真人符載厚之  
八百洞詩云太極之年混沌圻此山亦是神仙宅後世  
何人來飛昇紫陽真人李八百

集仙錄曰蜀郡李真多八百妹也隨兄修道居縣竹山  
中古跡尚在或來往浮山之側今之真多化即古浮山  
也亦如肺得水而浮矣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  
授以朝元默真之要行之數百年狀如二十許人神氣  
莊肅風骨英偉異於女弱之態人或見之不敢正視其

後太上老君與玄古三師降而度之先於八百得道白  
日昇天化側有澤其水常赤古神仙煉丹泉也呂此浮  
山亦名萬安山上有二師井飲者愈疾 按蜀志補鑄  
真多觀在舊新都之栖賢山山有巨松常見一嬰兒出  
沒其傍真多跡之得茯苓餌服既久身輕登巨栴而仙  
去足之所履有七竅如斗狀號曰星栴唐賜號妙應真  
人神仙傳云懷安軍真多化女人發之治是其處

神仙傳曰昔李八百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

授之乃先往試為公房作傭客驅使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病困劣欲死公房為命醫合藥費用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身潰爛臭不可近公房乃流涕曰汝為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但能愈汝無所恡惜而今正爾當奈汝何八百曰吾瘡欲愈須得人舐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曰婢舐不能便愈若得君舐應愈耳公房即自舐之八百曰君舐尚不能愈須得君妻舐之公房又使其

妻舐之八百曰吾差矣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公房  
即為具酒置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  
公房曰吾是仙人聞子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  
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  
浴餘酒澡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乃以丹經一卷授公  
房使入雲臺山合煉丹成服之仙去 按梁州記曰唐  
公房祠在聶水北聶鄉山祠北有大坑漢碑尚在言是  
其舊宅公房舉宅昇去故為坑焉其地產易腸鼠東廣

微所謂唐鼠也真誥曰帝之保命府有四丞其一人是西山唐公房矣

宋史魏漢津者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有玉即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協考鐘律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律身度之說且請先鑄九鼎次鑄鐘器鼎成賜號冲顯處士大晟樂成加虛和冲顯寶應先生漢津死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

帝夏禹成王周召以李八百漢津配食謚漢津為嘉晟侯已上二則因八百附見

來敏本蜀論曰蠶叢始王蜀八萬四千歲蠶叢死次王曰栢灌栢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於湔上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於湔上按今溫江縣北十里魚鳧城是其上昇處李昊羊馬城記亦云魚鳧羽化於湔山也

蜀本紀杜宇自天而降為蜀人主稱望帝號曰天隴言

自天而墮也今成都北三十里天回山是其處回墮音同復禪位于鼈靈乃之西山得道上昇詳見方物杜鵑下

蜀記曰老子西度函谷關為關令尹喜著道德經臨別謂曰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及期喜往果見於大官李氏之家授喜玉冊金文名之曰文始按今成都西南五里青羊宮是其處有青銅鑄成羊其大如廩歲二月二十有五方來集以為老君與喜相遇日也



成都古今集記云鵠夷子范蠡扁舟浮汎三江五湖間  
已而入蜀居蒟上之治今有煉丹井存 按開山記曰  
彭州瀋沔化張天師二十四治之一也戰國之世於越  
范蠡來主此治

秦韓仲為祖龍採藥使者既而入蜀煉丹于德陽之秦  
中觀遇京兆劉根授以神方五道乃服九節菖蒲十二  
年體生白毫以端午日騎白鹿上仙 按真誥曰廣漢  
郡綿竹縣東九里有山昔韓衆於上得仙有大石銅為

誌人云易遷館協辰夫人名景華得韓終所授岷山丹服而得仙夫人為漢司空黃瓊女也

劉向列仙傳云王老者慕道人也一日飲道士浸瘡酒正方打麥忽風動雲蒸拔宅輕舉至空中猶聞打麥之聲按今新繁縣東二十里有打麥場是其舊蹟

搜神記曰益州之西有神祠刻石為室自稱黃公相傳即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凡墨詣石室前請乞先聞室中有聲須

吏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甚準但不見其形至  
今如此

真誥云司馬季主漢人也得道尸解留枕席以代形粗  
似其身不異家人乃葬之於蜀昇盤山之南諸葛亮為  
之碑贊 按道迹經曰德陽縣東二十里隸上治季主  
先生學道飛仙之所治應女宿

司馬相如將獻賦而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  
為大人賦言神仙之事賦成以獻帝大嘉賞拜為孝文

園令其辭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彌萬里曾不足以  
少留悲世俗之迫隘竭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霓戴  
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總光曜之采旄垂旬始以  
為慘曳彗星而為髣絕少陽而登大陰與真人乎相求  
屯余車而萬乘絳雲蓋而樹華旗歷唐堯於崇山過虞  
舜於九疑竭度九江越五河時若曖曖將混濁召屏翳  
誅風伯刑雨師排閭闔而入帝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  
閶風而遙集亢鳥騰而一止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皓然

白首戴勝而穴處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遺屯騎於玄  
闕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視眩  
泯而無見聽故悅而無聞乘虛死而上遐超無友而獨  
存

宋楊師魯嚴真觀碑略云君平父名子晞卜地創觀於  
武都山陰開基得碑乃知古已有上清之號觀成而君  
平生時漢武帝後元元年也君平長而學道煉丹成仙  
時成帝和平元年也傳載君平創樓以降真有神相焉

歲久樓不復存大宋紹興己丑知富順監計洵美率邑士合力重修成都塑工雷姓者遇君平於夢中起而像之得其真形今羽服而坐於新宮者是也道傍雙闌曰蜀莊真人正名以從其本也遊者從雙闌徑而行漢栢叅雲雁行而立古意森然於蒼翠中行數百步憩息虛橋曳杖而入孰不曰西蜀一洞天耶栢老而中虛其間可容六人圍坐鼓琴而奕棋人稱君平餌丹以餘粒埋栢樹下夜或有光恒數百年云

列仙傳云赤斧者巴戎人為碧雞祠

缺

作水瀕煉

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皆赤後數十年  
上華山餌禹餘糧又蒼梧滇江間人累世見之手掌中  
紋有赤斧故以為號 按漢書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

碧雞金馬之神可祀而致帝遣王褒乘傳往祭之褒內  
傳云褒引見太上丈人著流霞袍冠芙蓉或即赤斧仙  
也一說王褒為碧雞便赤斧為主簿班固文云朱軒之  
使鳳舉于金碧之岩本此

列仙傳云崔文子泰山人。世好黃老事。居瀋山下。後作黃老九成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民有疫。悉死者。萬計。長吏告之。請救。文子擁朱幡。繫黃散。以巡民間。飲者即愈。所愈亦萬計。後去蜀。賣黃藥。故世寶崔文赤丸散。

洞仙傳云蔡長孺。蜀郡人。夫妻共服十精丸。體氣充盈。年九十生一男。名度世。百五十歲復生一男。名無極。至三百歲視之如少童。

神仙傳云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



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恒無五十許家有二男一女皆已  
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曾孔二家各請一小兒年皆  
十七八二家亦不知何以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  
二兒身遣歸置其家所卧處云徑來勿與家人語二兒  
承敕以杖歸家家人不見兒去後乃見兒死在床上  
二家哀泣各殯埋之百餘日宅弟子過郢縣逢常在將  
此二兒俱行二兒各附書到家發棺視之唯青竹杖耳  
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有先婦兒來尋未至前

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兒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昨聞在此故來覲省不求財也更止三日乃謂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與婦曰此兒詐言當即還汝語之兒長不復須我我去不復與兒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少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曰常在

雲笈七籤云析象字伯式廣漢人也少好黃老之業後  
師東平先生虞叔雅亦得道者篤尚養生玄默無言家  
世豐財散千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昔竇子文有言  
我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知者咸服焉自刻亡日尸解  
如蟬蛻 按白帖析象自知亡日召九族燕飲辭訣乃  
死

雲臺治中錄曰施存魯人夫弟子學大丹之道三百  
年十鍊不成唯得變化之術後遇張申為雲臺治官常

懸一壺如五升器大變化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間夜宿其內自號壺天人謂曰壺公因之得道在治中 按懸壺處在蜀都北門見古今記

費長房東漢時為市掾從壺公學仙後辭歸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既至可投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旬日而已十餘年所投陂中杖顧視之已化為龍矣 按葛陂在雙流西十五里之龍池寺近溫江界

神仙傳沈義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代人消災除患  
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家  
還道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騎數  
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道士沈  
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騎曰義有功於民心  
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黃老  
特遣仙官下迎耳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  
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

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版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羲不能  
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皆見之不知何等須臾  
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後  
四百餘年羲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懷喜曰聞  
先人相傳有祖仙去今果然矣因欸留羲數十日為說  
初上天時不見天帝但見老君老君東向坐在右敕羲  
不得謝但嘿坐而已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  
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

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四壁熠熠  
有符書著之老君身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須臾  
數變玉女持金案玉盃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  
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拜而不謝服藥後賜脯  
五寸又棗二枚大如雞子老君乃賜符遣去曰可還人  
間與百姓救苦若欲來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  
接仍以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今人尚  
有傳其符者

神仙傳樂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俗事時蜀  
守躬詣巴屈為功曹它日問巴有神術寧可試見一奇  
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狀須臾失  
巴所在壁外人見巴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復  
為人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  
帳中共外人語飲酒投杯空中又能使宮亭湖中分風  
舉帆船行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魅  
詐為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誅乃以郡事付功曹自行



捕逐云若不時討恐游行天下枉病良民所至推問山川社稷求魅踪跡此魅於是走至齊郡化為書生美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表請解郡往捕既至謂太守曰賢壻非人也請見之太守駭甚召壻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作符符成長嘯空中若有人將符去一坐皆驚須臾壻自齋符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魅何不復介形應聲即變為一狸叩頭乞活巴敕殺之人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

為狸亦殺之已乃還豫章豫章舊多魅及獨足鬼為百姓病從此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已到已有酒容上賜百官酒已不飲而西南向嚙之有司奏已不敬詔問已已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為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至廟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起故漱酒為爾救之非敢不敬詔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按後漢書已字

叔元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遷桂陽豫章  
二郡太守有罪禁錮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已以其黨復譴永昌太守以  
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  
責收付廷尉已自殺予讀劔經藥已昔作兵解去入林  
慮山中積十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鵲鳴赤石山中註云  
已下獄死是用靈凡解去也

蜀中廣記卷七十一